



法国当代文学
丛书

岁月的泡沫

〔法〕鲍里斯·维昂著 王聿蔚译

(北京)

165

岁月的泡沫

〔法〕鲍里斯·维昂著 王聿蔚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Boris Vian

L'ÉCUME DES JOURS

Edition française 1996, Fayar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SOCIÉTÉ NOUVELLE DES ÉDITIONS PAUVERT 授权

Cet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bénéficie du soutien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u Service culturel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本书出版列入法国资助出版计划,

并得到法国外交部以及法国驻华

大使馆文化处的大力协助

图字:09-1997-114 号

岁月的泡沫

[法]鲍里斯·维昂 著

王聿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44,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7-5327-2108-6/I·1242

定价:9.20 元

法文版作者前言

在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一切事物先行作出判断。事实上往往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个人总有道理。不过千万小心不要因此而归纳出什么行为准则来,准则固然需要制定,却不该是为了让人遵守。世上唯有两桩事情永在,那便是同漂亮姑娘们以各种方式谈情说爱,以及新奥尔良派或迪克·艾灵顿^①的音乐。其他一切都应该消亡,因为其他一切都丑陋不堪,下面的这部百十来页的小说即显示出这一真理。小说叙述的故事千真万确,因而有力可信,而这个故事从头至尾皆出自自我的想象。这部小说的具体创作,就其本义而言,基本上可以说是现实的一种折射,即让现实在歪歪斜斜和热烘烘的气氛中,折射在随意起伏不定的某一层面上,显现出一种被扭曲了的投影。可见,无可否认,这是一种手法,如果

①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新奥尔良市是爵士音乐兴起和发展的中心之一,这一派爵士乐曾在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风行一时。艾灵顿(1899—1974)是美国最著名的爵士音乐家之一,他不仅是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也是天才的作曲家,在爵士乐发展史上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WISS/02

它也称得上是一种手法的话。

新奥尔良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日

—

科兰梳洗已毕，出浴的时候身上裹着一条宽大的针织浴巾，只把上身和双脚露在外面。他从玻璃搁物架上拿起喷雾器，往光洁的头发上喷洒香喷喷的发油。他又用琥珀梳子把他那又浓又软的头发梳理成桔黄色的细长发缕，宛如快乐的农夫用餐叉在杏子果酱上划出一道道沟痕。科兰放下梳子，拿起了指甲钳，把他那无精打采的眼睑角修剪得棱角分明，以便让自己的眼光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他必须经常反复修剪，因为它们长得很快。他打开放大镜上的小灯，贴近镜子仔细察看自己的皮肤，只见鼻翼四周长出了几颗粉刺。它们看到自己在放大镜中的模样竟然如此难看，立即匆忙缩回到皮下。科兰对此颇为满意，便关上了小灯。他解下围在腰间的浴巾，用它的一角在自己的脚趾间搓来搓去，擦干那里的最后一点水痕。

从镜子里可以看得出他长得像谁，他很像那个在影片《好莱坞餐厅》^①里饰演斯里姆的金发男子。他长着一颗圆滚滚的脑袋，小耳朵，高鼻梁，面色金黄。他的脸上常常带着微笑，

那是婴儿的笑容，久而久之，他的下巴上便长出个酒窝。他身材高挑，两腿修长，性情和善。科兰这个名字与他这个人倒是大致相符。^②他跟姑娘们说话时语调轻缓，跟小伙子们交谈时喜笑颜开，他一天到晚几乎总是乐呵呵的，而除此之外的时间，他便是睡觉。

他在浴缸底部凿开了一个洞，就这样把洗澡水放掉。洗澡间的地面铺上了一层黄色粗瓷砖，倾斜的地面把水引向一个出水孔，而这个出水孔恰好正对着楼下房客的书桌。不久以前，这位房客把他的书桌与其他家具调换了一下位置，事先跟科兰连个招呼也没打。而今，流下来的污水落在了他的食品橱上。

他把脚伸进一双猫鲨皮凉鞋，穿上漂亮的家常便装，那是一条深湖绿色灯芯绒长裤和一件浅褐色上衣。他把浴巾晾在烘干机上，然后把浴毯放在浴缸边沿上，还在上面撒了些粗盐，以便让浴毯吐出其中的水份。浴毯果然开始流口水，同时还冒出了一串串小小的肥皂泡。

科兰离开了洗澡间朝厨房走去，想看一看晚餐的最后几道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安排就绪。他每逢星期一都邀请他的伙伴希克来家里吃晚饭，希克的住处就在附近。今天还只是星期六，可是科兰却很想见一见希克，想让希克尝一尝他的新厨师尼古拉高高兴兴精心配制的菜肴。希克与科兰一样，也是

① 《好莱坞餐厅》原是美国的一部音乐喜剧，一九四四年改编拍摄成同名影片。

② 法语中的 colin(即我们这部小说主人公科兰的名字)意为无须鲮，亦是鸭的俗称。

单身汉，两人而且同龄，都是二十二岁。希克也像科兰一样爱好文学，只不过口袋里的钱要少一些。科兰拥有一笔家产，足以使他过得舒舒服服而不用再为别人去干活。而希克每星期都要到部里去看看他的叔父，从他那里借点儿钱，因为当工程师的薪水实在太低，连维持与他手下那班工人同等的生活水平也不够，要想管得住比自己吃得好、穿得好的人，那可是相当困难。科兰总是竭力帮他一把，一有工夫便请他来吃晚饭，然而希克自尊心极强，科兰不得不谨慎从事，免得让希克察觉到自己如此殷勤好客只是为了帮他的忙。

通往厨房的过道一片明亮，过道的两侧全都装上了玻璃，所以两侧都闪耀着灿烂的阳光，这是因为科兰喜爱光明。这条过道里几乎到处都装有黄铜水龙头，每个水龙头都被精心拭擦得锃亮，阳光在黄铜水龙头上闪烁浮动，使人感到如入仙境一般。厨房里的小灰鼠喜欢在阳光撞击水龙头发出的响声中间翩翩起舞，而那一束束阳光最后又散落在地面上，好像金黄色的水银柱似的，顷刻间化为一粒粒晶莹细微的小珠，小灰鼠们便在这些小珠子后面追逐嬉戏。科兰走过这里抚摸其中的一只小灰鼠，这只灰鼠长着长长的黑胡须，身体瘦削，像精灵似的皮毛油光发亮。厨师把它们喂养得很好，但又不让它们过于肥胖，白天，它们从不吵闹，只是在过道上玩耍。

科兰推开涂有珐琅的厨房房门。厨师尼古拉正在注视着他的仪表板。他坐在同样涂有淡黄色珐琅的长桌前面，桌面上装有与沿墙排列的各种烹调器皿相联结的各类仪表盘。电烤箱里正在烤着一只火鸡，显示器上的指针在“即刻烤好”和“已烤好”之间晃动。火鸡马上可以烤好，取出食用了。尼古

拉揪了一下绿色按钮，感觉触杆随即启动，顺顺当当进入烤箱。而此时此刻，指针正巧到达“已烤好”的标记上。尼古拉立即关上烤箱电门，同时打开了餐碟加热器，动作干脆利落。

“这就好了吗？”科兰问道。

“先生大可放心！”尼古拉自信地说，“火鸡的大小计算得分毫不差。”

“您准备的头道菜是什么呢？”

“天哪，”尼古拉回答说，“这一回我可是没有一点新玩意儿拿出来，我只不过是按照古费^①的食谱配菜罢了。”

“我这个主子对您够意思的了，别处哪里去找！”科兰提醒他说，“您想按古费食谱中的哪一篇配菜呢？”

“就按他在《食谱》第六百三十八页上所说的办。我把这一段给先生您念一念吧。”

科兰在一张像是蜂窝状的橡胶软垫凳子上坐了下来，头的上方悬着一块油腻腻的绸缎，其色彩与墙壁的颜色倒是挺相配。这时，只听见尼古拉念了起来：

“头道菜，热馅吐司一个。大鳗鱼一条，切成段，长三公分许。然后将鳗段放入平底锅中，加入白葡萄酒、盐和胡椒、洋葱细片、香芹茎、百里香和桂皮，再加一丁点儿大蒜。”

“本来我还想把它磨得再尖利些^②，”尼古拉说，“可是我

① 于勒·古费(1807—1877)，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厨师，他所编写的《食谱》(一八六七年出版)被誉为法国烹调史上的经典之作，维昂极为推崇。

② 此处的“尖利”系由上文的“一丁点儿”而来，法语中的“点”与“尖”是同一个词，故有此文字游戏。

办不到，因为砂轮用的时间太久了。”

“我让人给您换一个。”科兰说。

尼古拉接着往下念：

“烧熟。从平底锅中取出鳗段，放入煎盘。用细丝筛滤去汁水，加入西班牙调料，再加热收汁至一勺许，放入滤布过滤，再将汤汁浇在鳗段之上，煮开两分钟。将烧好的鳗段竖放在馅饼中，馅饼四周放上一圈蘑菇，形同饰带。正中央置放一串鲤鱼精。最后浇上事先留好的汤汁。”

“好，”科兰赞许道，“我看希克会喜欢这道菜。”

“我可是无缘结识希克先生，”尼古拉最后说，“不过，要是他不喜欢吃这道菜，下一次我就做点别的。但是这一回我差不多总会弄明白他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

“那好吧！……”科兰说，“那我就走啦，尼古拉，我去把餐具摆弄摆弄好。”

他朝过道的另一端走去，穿过工作室后便走进了餐厅。餐厅里铺着淡蓝色的地毯，壁上贴着粉红色的墙纸，如此赏心悦目，即使睁大了眼睛，也可以得到休息。

这间房子大约四米宽五米长，两扇落地长窗朝着路易·阿姆斯特朗大街^①，采光极好。旁边装有几面来回滑动的无锡汞齐大镜子，当大地回春时，这些镜子便可以把芳香的春意引进房内。而在房间的另一端，一张软橡木桌占据着一角，桌子两边放着两张直角软垫长椅，另外空着的两边则摆着几张浅

① 路易·阿姆斯特朗(1900—1971)，美国新奥尔良著名的爵士乐小号演奏家、歌唱家和乐队指挥。

蓝色摩洛哥羊皮软垫椅，搭配十分得体。这间客厅的配套家具中还有一件长形的矮柜，是用来放唱片的，还有一台多功能组合唱机以及与刚才提到的柜子相对称的矮柜，那里面放的是些弹弓、盘子、玻璃杯和有教养的文化人吃喝用的各种器皿。

科兰选出了一张淡蓝色的台布，颜色与地毯很协调。他在餐桌的中央摆上了一只短颈大口瓶，瓶中装满了甲醛，里面还浸泡着两只鸡胚，那模样好像是尼任斯基^①编排的那部舞剧中的玫瑰精灵。大瓶子的四周陈放着几株金合欢花枝条，这是他的一位做园艺师的朋友把普通的金合欢花花球与黑甘草色带交叉地编结在一起做成的，不过这种色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的那些小杂货铺子里都可以买到。接着，他又给每人取出两只饰有金十字花纹的透明白瓷碟子，一副不锈钢餐具，每只餐具的柄上都雕刻着一只瓢虫，夹在两小块有机玻璃当中，以示吉祥之意。他还拿出了几只水晶酒杯，几份折叠成教士帽子形状的餐巾。这一切用掉了他不少时间，刚刚准备好，电铃便从墙上冒了出来，告知希克驾到。

科兰把台布上的皱褶拉平，然后便去打开房门。

“你好！”希克问道。

“你呢，也好吧！”科兰回答说，“把风衣脱下来，跟我来看看尼古拉在做些什么。”

“就是你的那一位新厨师吗？”

“是的！”科兰说，“这可是我用我原来的那位厨师跟我舅

^① 尼任斯基(1890—1950)，俄国著名的舞蹈家、舞剧编导。《玫瑰精灵》是他主演的一部舞剧，当时曾引起很大的轰动。

妈家换来的，还搭上了一公斤比利时咖啡呢。”

“他还不错吧？”希克问。

“看样子倒还是个内行，颇得古费的真传。”

希克大吃一惊，黑色的小胡子黯然低落下来，他询问道：“就是那个被人勒死后装进箱子里的古费吗？”^①

“不是的，你真糊涂，我说的是于勒·古费，大名鼎鼎的厨师嘛！”

“噢！你知道，我这个人……”希克说，“除了让·索尔·帕特^②的作品，其他的书我是不看的。”

他跟在科兰身后走过铺着瓷砖的过道，伸手抚摸着小灰鼠，顺便又往他的打火机里加上几滴太阳。

“尼古拉，”科兰走进厨房，说，“我来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希克。”

“您好，先生。”尼古拉说。

“您好，尼古拉。”希克答道，“您是不是有个外甥女，她的名字叫阿丽丝？”

“是的，先生，”尼古拉说，“是个漂亮的年轻姑娘。不过，我这样评头论足，未免唐突冒昧。”

“她跟您可真是太像一家子人啦，”希克说，“尽管上半身还是看得出某些不同的地方。”

“我这个人长得宽大，”尼古拉说，“而她显而易见是往竖

① 这里是作者故意开的一个小玩笑，让希克把两个同名人物搅在一起。此处的古费是法国一八八九年发生的一桩杀人案的主角，他是个放荡的皮条客，被人勒死装进了行李箱。

② 此处影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让-保尔·萨特。

里长的，不知先生可同意我的这个确切的说法？”

“好啦，”科兰说，“我们差不多就成了一家人了。不过，您可从来没对我说起过您还有一位外甥女呀，尼古拉。”

“我姐姐变得不像样子啦，先生，”尼古拉说，“她研究起了什么哲学，在我们这样的名门大户人家，人们可不愿意张扬这种事儿……”

“嗯……”科兰说，“我认为您的话有道理。无论如何，我是理解您的。请您把鳗鱼吐司给我们端上来吧。”

“现在这时候打开烤箱可是危险的，”尼古拉提醒说，“弄得不好，一股气流会进入烤箱，它比里面的空气含水量要低一些，鳗鱼吐司会变得干巴巴的。”

“我还是宁愿等它端上餐桌再见识见识它，”希克说，“好领略一下第一眼见到的惊奇。”

“恭敬不如从命，”尼古拉说，“我冒昧地请求先生允许我继续做我的事情。”

“做去吧，尼古拉，不用客气。”

尼古拉继续干他的活儿，他把做好的鲳鱼肉冻从模子里倒出来，加上块菰片，用来配制一道鲜鱼冷盘。科兰和希克离开了厨房。

“你要不要来一点儿开胃酒？”科兰问道，“我的鸡尾酒钢琴^①已经做成，你不妨试试看。”

① “鸡尾酒钢琴”可以说是维昂创造的一个法文单词，直译应为“钢琴鸡尾酒”。维昂通过这个新创的词儿把人的两大感觉，即听觉和味觉合为一体，此处具体地说，把酒的魅力和爵士音乐的魅力连结在一起。

“它用起来还好吧？”希克问。

“好极了。我花了不少工夫总算把它调节得恰到好处，其结果之好超出了我的预想。我先弹奏一曲《黑人和黑皮肤狂想曲》^①，调制出了一种确实令人大开眼界的混合饮料。”

“那么你所依据的原理是什么呢？”希克问。

“每一个音符都有它相应的烧酒、甜酒或饮料，”科兰说，“跟强持续音符相应的是搅拌好了的鸡蛋，而跟弱持续音符相应的则是冰块。至于苏打水，那就非得有一种高音区的颤音与它相配。各式饮料的注入量同音符的长短直接相关。六十四分音符相当于十六分之一的一个单位，四分音符相当于一个单位，而全音符则相当于四个单位。如果你弹奏的曲子是慢板的话，那么所使用的与之相符的音栓就得另换一种，以避免剂量增大，使你配制的鸡尾酒过多，而且所含酒精量也太浓。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依照曲调的长短改变注入的剂量单位，比如说考虑到所有的和声，再通过侧面调节器，你可以把它缩减到百分之一，这样你得到的又是另一种饮料了。”

“这太麻烦了。”希克说。

“这一切全都由电源开关和继电器来控制，这你很清楚，无需我来细说。不过，还需说明的是，钢琴自有它实实在在的用场。”

“真是妙不可言！”希克说。

“只有一件事情非常麻烦，”科兰说，“那就是与搅拌鸡蛋相应的强持续音符。因为，当你弹奏一段过‘热’^②的曲子时，一块块炒鸡蛋便会掉到鸡尾酒里，那可就不好吞下去了。所以我只好另安上一套专门的连锁装置。我还得再改装一下，

现在只消小心一点儿就是了。另外，与新鲜奶油相应的，则是G调。”

“那么我就来弹一曲《没有爱的爱情》吧，”希克说，“用它配制出来的鸡尾酒想必是很辣的。”

“钢琴放在我的杂物存放间改装成的工场间里，因为它的护板还没有上螺丝。”科兰说，“来吧，我们就到那儿去。我会把它调节好，配制出两杯二两左右的鸡尾酒来，咱们就这样开场吧。”

希克坐下弹奏钢琴。一曲弹罢，钢琴前盖板上的一部分砰然转动过去，一排酒杯随之出现，其中两杯斟得满满的，那是一种开胃的混合酒。

“我刚才真担心，”科兰说，“有一处你弹错了一个音，幸好那是个和音。”

“和声因素难道也要考虑在内？”希克问。

“并不是完全如此，”科兰说，“要不然就太复杂了。只不过其中有某些制约的成份在内。喝酒吧，我们去吃饭。”

二

“这道鳗鱼吐司可实在非同一般，”希克说，“是谁给你出的点子，竟做出了这道菜？”

① 这是一首著名的爵士乐曲。

② 爵士乐曲常常表现得十分狂热，甚至疯狂。维昂此处使用热一词，显然一语双关：即炒鸡蛋滚烫的热和爵士音乐发狂的热。

“这是尼古拉的主意。”科兰说，“每天，说得确切一点儿是，过去每天都有一条鳗鱼从他洗脸间的冷水管道中游出来。”

“实在不可思议！”希克说，“怎么会有这事儿？”

“它伸出脑袋，用牙齿咬住牙膏管的前部，把里面的牙膏吸得干干净净。尼古拉用的尽是带有菠萝香味的美国牙膏，看来是这股香味使它动心了。”

“他是怎么抓到它的呢？”希克问。

“他在放牙膏的地方放了一整只菠萝。鳗鱼吸食牙膏的时候，可以把它吞下肚去，然后缩回脑袋。可是吃菠萝便不行了，它愈是拉扯，牙齿愈是深陷进菠萝中去。而尼古拉……”

科兰打住不说了。

“尼古拉怎么啦？”希克问道。

“我拿不准该不该对你说，它或许会使你倒胃口的。”

“只管说就是，”希克说，“我的胃口已经差不多填满了。”

“这时候，尼古拉便走进去，操起刮胡子刀割下鱼头。接着他便打开水龙头，鳗鱼身子就全都流出来了。”

“就这些吗？”希克问道，“再给我来点儿吐司。我巴不得那水管里还有一大群鳗鱼呢。”

“尼古拉还曾经放过覆盆子牙膏，打算看看究竟……”科兰说，“不过，你还是对我说说你刚对他提到的那个阿丽丝吧……？”

“此刻我可是正想着这事儿，”希克说，“我是在让-索尔的一次报告会上碰到她的。当时我们两个人都趴在讲台底下，我就这样认识她了。”

“她长得怎么样？”

“我不知该怎么描绘一下，”希克说，“她……她很漂亮……”

“噢！……”科兰说。

尼古拉又来了。他端着的是只火鸡。

“跟我们一起坐一坐吧，尼古拉，”科兰说，“不管怎么样，希克说得对，你们差不多就是一家人了。”

“我得先去照料一下那些小灰鼠，如果先生不认为有何不妥的话。”尼古拉说，“我会来的，火鸡已切好，沙司就在这儿……”

“你这就看到了，”科兰说，“这沙司是用芒果酱加刺柏子酒做成的，缝合在小牛肉卷里。你只消在那上面按一下，沙司便会像过筛子一样洒下来。”

“太棒了！”希克说。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你是用了什么办法同她搭上的？”科兰追问道。

“这个嘛……”希克说，“我问她是不是喜欢让—索尔·帕特，她对我说她正在收集他的作品……于是我就说，我也在收集……到后来无论我问她什么事情，她总是回答‘我也是……’反过来我也一样。到最后，我只不过是想试验一下存在主义是否灵验便对她说：‘我很喜欢您’，而她对我说：‘哦！’。”

“试验失败了……”科兰说。

“是的，”希克说，“不过她却并没有走开。于是我说：‘我从这儿走’，而她说：‘我不……’，随即又加上一句：‘我从那儿走。’”